

安部公房前期作品初探

李 讴 琳

(国际关系学院 日法系, 北京 100091)

[摘要] 安部公房是日本战后文学史上的一位特殊的作家。他的作品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文学思潮的影响,以有别于日本传统文学的新颖文学样式在描述着日本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状况,关注着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物质对人的异化等问题。这些特征在安部公房前期作品中就已经有了显现。结合作家的经历,对《无名诗集》、《终道标》、《赤茧》、《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等作品进行初步的分析,发掘作家创作的出发点。

[关键词] 安部公房; 存在主义; 前期作品; 疏离; 异化

[中图分类号] B1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5)05-0047-06

在日本文学史上,安部公房是一位特殊的作家。他深受西方哲学、文学思潮的影响,其作品显示出与日本传统文学性格迥异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他一直关注着战争和战后日本社会和人的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其作品表现着人在这种社会中体验到的疏离感,以及异化的危机。其文字充满寓意,写作手法也让人耳目一新。因此,安部公房被称为是“开了典型的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先河”^{[1](P542)},是日本文学史上少有的国际性作家。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围绕安部公房前期的代表作品,对他的文学主题以及现代西方哲学、文学等对他的影响作一个初步的探访。

一

存在主义作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个重要流派,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它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在进入20世纪之后所面临的深刻危机。

存在主义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之一。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产生于法国,并在战后盛行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使后者在人文观念和审美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从总体上来看,存在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的哲学性。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者们往往把文学作为解释他们某一哲学观点的工具。“存在即自我”,“他人就是地狱”等观点可以直接在其作品中找到。

在日本,存在主义哲学于20世纪初传入,哲学界当时对其进行的介绍和研究也在逐渐走向系统化。著名资产阶级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九鬼周造等人都受到了它很大的影响。九鬼周造在1931年发表了《存在哲学》一文,第一次将“Existentialism”翻译为日语“实存主义”,即“存在主义”。1934年,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开始翻译成了日语。例如《墙》、《呕吐》等。村山知义的《白夜》等作品也体现出了存在主义的色彩。但是,随着日本在国内实行法西

斯化,西方的存在主义文学无法在当时的日本得到充分的传播,还没有来得及形成一种思潮便被扼杀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日本国内秩序的崩溃、美军的长期占领,使日本人被屈辱、悲观失望的情绪所笼罩,社会陷入混沌、苦涩和矛盾之中,人们感受到个体存在的偶然性和荒谬性。背负着同样痛苦的存在主义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它的影响也广泛渗透到了文学界,出现了以椎名麟三、埴谷雄高和野间宏等为代表的一批存在主义作家。他们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法,通过存在主义来探讨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战后人的存在的基本关系,人的自由等问题。19世纪50年代登上文坛的安部公房,在作品中继续探讨着战后人的存在问题。

二

安部公房于1924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其父曾经游学德国,懂得世界语,自居为国际主义者。其母接触过社会主义运动,对无产阶级文学也有过关注。这样的家庭和安部公房后来成为一名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共产主义影响的作家多少是有些关系的。安部公房在出生后的第二年,随父母举家迁往中国东北,直到16岁的时候才又回到东京,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安部公房自小喜爱读书。在沈阳读中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接触艾伦·坡——最早让他产生写作欲望的作家。在东京成城高中就读期间,他热衷于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开始接触德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在日本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狂的日子里,他仍醉心于阅读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的哲学书籍,以及卡夫卡、里尔克的作品。1944年,在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他再次回到中国和家人团聚。1945年日本投降,他的父亲当年也因病去世。1946年日军从东北撤军,他便和母亲回到了北海道,次年回到东京复学。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亲身体会到了日本战败前后社会的混乱状况,对他的人生观等有着很大的影响。其创作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安部公房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随笔、诗歌、文

学评论、戏剧剧作等,数量很多。其作品的思想内涵、写作手法很丰富。他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初期的作品写作于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主要包括《无名诗集》和《终道标》等。这一时期他尝试以一种非写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存在论的主题。第二个时期是他在1951年写作《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获得芥川奖的前后。他开始在作品中塑造变形形象,写作童话、寓言以及科幻小说,对社会的批判蕴涵其中。第三个时期从1954年讲谈社作为单行本出版《饥饿同盟》开始,是安部公房创作长篇小说和戏剧的时代。主要作品还有《兽群奔向故乡》、《第四冰河期》以及一些报告文学。在第四个时期,安部公房进入了创作长篇小说的高潮。主要作品是《砂女》、《他人的脸》、《燃烧的地图》、《箱男》和安部公房难得的历史小说《榎本武扬》。这一时期作品的主题集中在个体从共同体中的脱离,表现为从日常社会中的蒸发、失踪等。作为一个作家创作的出发点,他初期的作品是很重要的。本文讨论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安部公房前期的作品,包括初期和第一阶段的《无名诗集》、《终道标》、《赤茧》、《魔法的粉笔》和《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

三

安部公房在《里尔克——痛苦的记忆·其后》中曾经说,在发表《终道标》之前,他有着诗人的时代。他在这一时期,深受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影响。安部公房早在1946年就将自己所写的诗歌收录成集,名为《没我的地平》。战后重新回到东京大学医科学习之初,他在怀疑和憎恶的精神状态中模仿里尔克写诗。1947年5月,安部公房自费出版了《无名诗集》收录了他在1943~1947年间创作的诗歌。其中一些诗歌的名称,如《孤独》、《叹息》等,也直接用了里尔克诗歌的名称。

收录为第一首、名为《笑》的作品,婉转地吐露了作者的心声。在这首诗中,作者将孤独感表现在“不会再欢笑的嘴唇”上,用“烈焰燃烧的草原和结成坚冰的城市”体现一种荒凉感,让我们联想到作

者成长的东北荒漠。他的心灵“从历史中被放逐”，而这里的历史代表着传统文化、社会因素的累积。人也就是在无意识中依赖着、遵循着这些既成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在成长，学会欢乐悲伤。而没有故乡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被放逐在了社会之外，使这“苍白的灵魂”缺乏一种归属感。在没有归属感的孤独荒漠当中，“欢笑、热情、憧憬”都无法存在。但是，诗歌并没有在悲观中结束，在这废墟上，依然会有“新的欢笑”产生。

同样在对个人的归属感进行追问的，还有被公认为安部公房处女作的《终道标》。这部小说在1948年由真善美社出版。

《终道标》是一部长篇小说，由作者所写的三部回忆笔记构成。其主要内容描写的是主人公于二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逃离故乡，在中国东北的一段流浪生活。它在开篇便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必须要象这样存在？”

在这部作品中，能看到丧失了故乡而又渴望拥有故乡的人的孤独。这和安部公房出生地、成长地不同，以及在中国东北的体验是分不开的。在作品中，他说道“恐怕除故乡以外是没有真理的”，“为了烦恼、欢笑、生活，人们必须拥有故乡。故乡是崇高的忘却”。如同《无名诗集》中的“历史”，故乡代表着一种既成价值体系、社会规范，人们是在遵循着这些规范在生活，它们是人存在的根据。而在战后的无政府状态下，这些价值体系都已崩溃，同时，国家、乡土的概念在这时变得模糊，对于自己的归属，人们已经失去了把握，被一种丧失故乡的虚无、和孤独所包围。作者在这里开始追寻的，是剥离了这些价值、规范的，纯粹的“物”的存在，他面对的，是丧失了这一切存在根据的自我。于是，抛弃了外在观念及其束缚的自我，便“正是我的王。我到达了所有故乡、所有神之地的相反极端”。对人的存在和孤独的思考，对于在世上通用的既成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在他的作品当中延续。如同安部公房在这部小说的后记当中写道的一样：这部作品，是直到现在还依然贯穿于我的工作当中的一条重要线索的开端。”^[2]

四

在发表《终道标》的1948年，安部公房参加了由花田清辉指导的、战后派进行先锋艺术运动的夜之会，开始接近超现实主义。其主要成员还有埴谷雄高、野间宏等。此外，安部公房还与三岛由纪夫、岛尾敏雄等16人一起成为了《近代文学》同人。

在这之后的三年中，安部公房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有包括《赤茧》、《洪水》、《魔法的粉笔》三个短篇小说在内的《三个寓言》、《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和《闯入者》等。其中，1950年发表的《赤茧》获得第二次战后文学奖，1951年发表的《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获得第25次芥川奖。如果说《终道标》是一部晦涩的哲学式的小说，这个时期的作品便明显开始体现出超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法，各种变形的主人公也是从此时开始在他小说中出现的。

这当中的短篇小说《赤茧》描写主人公在黄昏时分，人们匆匆归家之时，找不到自己的栖身之处，最后，他筋疲力尽，怀着为何我无家可归的疑问，变成了一颗红色蚕茧。这颗赤茧是“确实不受人干扰的我的家”，可是，归家的我却已消失了。这生动地暗示着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存在的根据是各种各样的规则和制度。遵循它们来生活，才能够拥有一个家，一个立足点。然而，依靠对制度的遵循来寻找到立足点的时候，人却已经丧失了自我，被制度所统治。主人公在找寻家园过程中受到的冷遇，还表现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隔膜。蚕茧就象是套在人身上的规则和制度外衣，而人变成蚕茧，正是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人的本质——一个被制度所异化的、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

在《魔法的粉笔》当中，作者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世界来表达自己的对现实的认识。主人公氩先生难以在现实社会中生存，也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他只能用具有魔法的粉笔和墙壁在虚构的世界中生存，去幻想创造新的世界。而氩先生透过粉笔画出的通往未知外部世界的门，看到的依然还是一片荒凉。

最终他被吸入到墙壁中，无奈地叹息道：“改造世界的不是粉笔”。墙壁原本是一种阻碍，它阻隔着氩先生和他人的联系，代表着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它也代表着束缚氩先生的社会规范以及各种日常性因素和既成观念。氩先生想用魔法的粉笔在这代表现实社会的墙上作画，以此来寻求新的希望，改变世界，自然是徒劳无功的。他的失败说明，面对现实，我们不能在无力的空想中去逃避，而只能去积极地面对，在现实中去搏斗，争取改变它的机会，否则最终只会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饥饿中受到煎熬。

《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是作者1950年一气呵成的。这部作品和《赤茧》是安部公房的成名作，确立了他在日本文坛的地位。小说的主人公S·卡尔玛是一名普通的保险公司职员。他在某天清晨醒来之时，发现自己忘记了名字。他恐慌地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他来到公司，发现名片已经变成了另一个自己，取代了他的职务。奇怪的事还不止这一件，他的胸腔出现了强大的负压，会将所有他注视的东西吸进去。于是，他被当成罪犯逮捕了。他辗转逃脱之后，却发现失去名字的自己已经无法在社会上找到合理的位置了，他不但受不到法律保护，还被栽上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永远都摆脱不了被告的身份。他的服装等日用品也纷纷起来袭击他。最后，他经指点来到“世界的边际”，将自己凝视的墙吸到了胸中。墙壁在他的身体内不断成长，最终，“他的全身变成了一堵墙，一堵实实在在的墙”。

初读这部作品，会感到它情节荒诞、人物滑稽。而这滑稽的卡尔玛，正是象征着人们可悲的存在状况。人的姓名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已，具有实际意义的应该是人本身。可是当卡尔玛因为没有名字而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代表着他名字的名片，却开始在现实中自如地生活。物代替人的场面，在这部小说中出现的不止这一幕。卡尔玛的日常用品都起来革命反抗他，而且顺利地限制了他的行为，使他以非人的“鸭”的形象出现。他的朋友Y子在和与她相似的偶人服装模特的对峙中也处于劣势。在作者的描写当中，人的主导地位都在逐渐被“物”所替

代。这揭露了现代社会是一个人类被物质所异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创造了物质和人与物的关系，而同时人在不知不觉中却开始被自己创造的“物”所统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这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更使人的自我在异化的世界当中失去了意义，变得孤独而无力。在“物”的权威之下，社会认可的是由人创造的各种各样代表着身份、地位、权利的名称，离开了这些符号，作为它实体的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作品当中的墙，“好似乡愁撩拨”卡尔玛的心绪，象征着现实社会，更象征着卡尔玛在无意识中早已接受而且统治着他的既成观念。在作品的结尾，卡尔玛意识到，现在的墙壁“已不是保护人类的自由之壁，而是从监狱中延伸出来的束缚人之壁”。因为在束缚人的一切既成规范之下，在墙壁的隔离之中，人早已无法用自我的意志主导生活，也无力以合理的状态生存了。卡尔玛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面对着这阴郁的束缚人之墙壁，却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只能“试图更深地盯视着它”，最终，他连作为叙述者的“我”这个人称也丧失了，成为了一个客观的“他”，与被他吸入胸中的墙一起成长，成为了一堵“实实在在的墙”，“永无止境地成长下去”。卡尔玛最终也没能打破束缚着他的封闭世界，他没有找到出路，在异化的世界中失去了自我，但是却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了一种坚韧的精神。

安部公房受到奥地利作家、表现主义鼻祖卡夫卡（Franz Kafka）的影响是公认的。他的小说中出现的“变形”和卡夫卡的作品有着相似之处。尤其是《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在情节和人物塑造上受到卡夫卡作品《审判》的影响很大。但是，安部公房不是简单地把卡夫卡的写作手法直接运用在作品当中，而是把这种影响和立体派、抽象派的绘画方法论结合了起来，赋予给了它们新的表情，创造出来作品中特殊的空间，用来体现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这部小说在空间变化的描写上就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例如审判的场面可以让人联想到电影，而服装、日用品革命的场面则充满想象力，像是动画一般。对旷野的描写也给人带来了强烈的荒凉感。这

种超现实主义的描写和日本传统文学写实的手法有很大差异,加上小说有所变换的叙述角度,让人耳目一新。

五

如上所述,安部公房从处女作《终道标》到《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写作风格处于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当中。这表现在他的作品当中,便是从晦涩的存在主义哲学美文转换为在社会性、艺术性上的“革命的”文学^{[3] (P.548)}。《终道标》这部小说观念性很强,其中提出的人该如何面对抛开既成规范束缚的自我这一问题,在其后的作品中用不同的形式还在继续探讨着。而《赤茧》、《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等几部作品的特征更具有共通性: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多有被动的、变形的形象出现,情节离奇,充满讽刺和寓意,体现着人类存在状况的荒谬,疏离、孤独与悲哀。它们无论是从主题,还是从文体等方面来看,都和传统的日本文学有所不同。这种特质的形成,和作者的生活经历以及对西方文学、绘画艺术的接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安部公房的籍贯、出身地以及成长地不同,尤其是他生长的故乡——又是日本人侵占的中国领土,无法成为他的真正归属地。这样的经历使他明言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也让他有一种“故乡憎恶感”,所有给固定赋予价值的东西,都会伤害他^{[4] (P.78)}。战争结束在沈阳居住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看到了社会基准彻底的崩溃,并对恒常的东西完全失去了信赖,再加上丧父之痛,使他对现实丧失了信任。这些经历在他的作品,尤其是《终道标》中,体现为对归属的一种追问,还有对既成观念的怀疑。同时,无论是北海道还是中国,都远离日本传统文化的中心地区,这在客观上都削弱了日本传统文学对他的影响。

安部公房自学生时代开始喜爱阅读的是西方尤其是德国、俄国的哲学、文学名著。来自里尔克、海德格尔、卡夫卡的影响使他具备了哲学思考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他还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他正

式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正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文坛第一次开始从文学的传统因袭中解放出来的时期,花田清辉、石川淳等人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的前期作品创作风格出现转变与此密不可分。1948年,安部公房加入夜之会,受到花田清辉影响,接近超现实主义。安部公房在和针生一郎的对话《解体和综合》(《新日本文学》1956年2月号)中曾说:“我想,给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花田清辉。我这边也是有准备的。比如,和‘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在某些地方也有碰撞……从那时开始逐渐接近唯物主义。让我抓住它的就是超现实主义。是一个转换期啊。”^{[5] (P.28)}1949年,安部公房还明确指出自己的“抱负是社会性存在主义文学的方法的确立”^{[6] (P.29)}。1951年,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这样,他的文学不单有着先锋文学的革命性,也被他自身限定为了“社会性的存在主义文学”。因而,这一阶段他主要的作品都在对现实社会进行着批判,象征和寓意也成为了他作品的基本特征之一。如同他自己叙述的一样:“《S·卡尔玛氏的犯罪》大大改变了我对小说的姿态。我在认为自己构思成熟的那一瞬间,突然感觉自由了。……这也决定了我今后工作的方向。”^{[6] (P.34)}

安部公房对西方的绘画、音乐艺术也很感兴趣。他参加过真善美社召集的诗人和音乐家恳谈会,探讨新诗与音乐的问题。独立美术家协会展览在日本举行之后,他也向《读卖新闻》投稿发表过评论。他的妻子真知夫人出身美术专业,后来成为了一位前卫的舞台美术家。这对安部公房接触西方绘画也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安部公房将现代绘画的立体派、抽象派的绘画因素融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中,构造出一幅动态的、富于变化的场景。

此外,作为一名医科学生,安部公房所受到的数学、生物等学科的训练培养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他在读中学的时候数学成绩优秀,喜爱证明几何问题。他将解几何题的诀窍带入了文学创作当中,一直在努力突破固有观念的束缚,寻找着辅助线,以求实现飞跃。

特殊的生长环境、外来文化的影响,使安部公房

具备了成为一名国际性作家的条件。而他开始创作的时代,是日本面对战后废墟重建的年代。物质的匮乏、生活的贫苦、战争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冲击以及战后社会的突变,使人们思想混乱,处于新旧价值体系更迭之中。人们的生存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精神上的不安让他们丧失了归属感。在社会的荒漠中,人们随时都可能失去希望,失去自我。安部公房的作品一直都不忘揭示现实社会的荒诞和人存在状态的不合理性,同时又在积极地寻找出路。他曾说,《赤茧》、《魔法的粉笔》、《墙——S·卡尔玛氏的犯

罪》等前期作品中“贯穿着一个意图。墙只是它的方法论而已。要表现出的,不是墙如何让人绝望,而是墙如何成为人精神的良好运动,如何让人健康地笑起来。”^{[5] (P.35)}这也许正体现着作者的愿望,希望能够抗拒物对人类世界的异化,让人的精神来主导自我,来打破观念的束缚,也是作者面对现实的态度:直面充满疏离感的现实,并毫不畏惧地与它斗争,在它当中去寻找未知的、真实的存在,实现精神上的自由。

[参考文献]

- [1] 叶渭渠. 日本文学思潮史[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 [2] 安部公房. 終わりし道の標べに. 后记[C]. 日本: 冬树社, 1965.
- [3] 本多周五. 物語戦後文学史(全)[M]. 日本: 新潮社, 1966.

- [4] 長田弘. 安部公房を読む[A]. 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 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C]. 日本: 有精堂, 1989.
- [5] 谷真介. 安部公房评传年谱[M]. 日本: 新泉社, 2002.

(责任编辑 如月)

· 学术信息 ·

设立能够统领全局的国家安全机构已成迫切需要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的刘跃进在《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载《学习时报》2005年4月18日)一文中认为,在我国,直至目前还没有一个从全局上统领整个国家安全工作的机构,这种情况已经难以适应当前日益复杂化、综合化、系统化的国家安全形势。当前,保障国家安全的任务已经很难由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完成,即便是军队、警察、情报、外交等专职性机构,也无法完成对国家安全的全方位保障。例如在SARS突然袭来时,在艾滋病人数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在文化霸权、金融危机、生物入侵、水资源短缺、三农、失业、矿难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仅仅依靠传统的强力部门,已经难以全面保障国家安全了。在当今保障国家安全,不仅需要军队、警察、情报、外交等专门性机构的专门工作,而且需要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非专门性机构的积极配合;不仅需要各种硬手段,而且还需要软手段;不仅需要各部门各机构“各司其职”,而且更需要不同部门“协同作战”。因此,设立一个能够从战略高度统领国家安全全局、协调各部门国家安全工作的权威机构,已经成为迫切的需要。

(方匡)